



错那三题

□本元

错那，山南地区南部的一个边境市。周边与不丹、印度交界。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将错那一分为二。北麓的高寒低压，锻铸了“冷俊苍凉”，南麓的暖湿气流，造就了“婉约柔美”。错那是世界尽头的绝美仙地。错那是离拉萨最近的天然氧吧。错那是情歌荡漾中的森林秘境……

雪峰下的拿日雍措

从泽当镇沿202省道往南，翻过两座5000米以上的山口。大约跑了180公里，便进入了错那市境。

拐过一个弯，爬上一座山，远处高高的雅拉香布雪峰映入眼帘。车爬行到顶处，在洁白的雪峰下面，一大片湖水静静地卧于环山之中。这就是错那市最大的湖泊——拿日雍措。

错那市在拿日雍措南方20公里处，藏语意为“湖的前面”，显然是以湖名城的。拿日雍措湖面海拔4900米，湖水面积58平方千米。由于湖水碧蓝，时常让人分不清是蓝天映照了湖水，还是湖水映照了蓝天。

拿日雍措的湖中间，静静地坐落着一座湖心小岛，从高处往下望，好像一条长长的鱼。据当地人讲，小岛上还有一处较深的洞子，可以容纳三至四个人在里面休息。几年前小岛上还驻有一位老阿妈，一年四季，除冬天踩冰出来购物外，其余时间均在小岛上生活，似乎故意在躲避人间的喧嚣，那种悠闲自在的生活，让人疑惑是神是仙。每年的四五月，坚冰逐渐融化，在周边一片褐黄的色彩中，拿日雍措就会像出嫁的新娘一样，慢慢撩开那神秘的面纱，呈现给世人一潭静谧、惊艳的宝蓝色。

环视湖周，几座锥形的金字塔式山峰簇拥在拿日雍措旁边，愈发增添了几分神秘和传奇。秋日高原的天空是清爽透彻的蓝；地上拿日雍措的湖水是深邃浓郁的蓝。湖西边的平均山坡，绿缓的草原已开始呈现出枯黄。

拿日雍措远处的雪山，就是闻名世界的喜马拉雅山脉。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脚下，我不禁有点佩服起它的伟大。沿湖边前行，联想起300年前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前往布达拉

宫必经此湖，心底又油然而生一丝淡淡的伤感和惆怅。

驻足湖畔，任秋风吹拂着脸庞，聆听着飞翔于湖面之上的水鸟鸣叫，凝视着粼粼波光，感受那天底下独有的惬意和纯净，我仿佛感觉到，自己的思绪在蓝天中自由自在地游移，自己的身体在湖水中毫无自主地融化。

有人说，拿日雍措是菩萨赐予的一面宝镜，抚平人们心中的悲伤，照耀人们欲望的贪婪和迷惘。其实，我更愿拿日雍措是上天飘落的心灵浴场，涤净人们心中的污浊，廓清人们前进中的方向！

曲卓木的千年沙棘林

最早知道西藏有片千年古沙棘林，是从CCTV《远方的家》栏目中看到的。

沙棘本是一种落叶性灌木，根系可达数米，耐旱、抗风沙、固土性强。在西藏，沙棘丛林随处可见。但能在西藏高寒地带，长成一片片粗壮的沙棘林，就十分罕见和神奇了。

在拿日雍措旁，沿山路盘旋而上，旋即蜿蜒下行，很快进入曲卓木乡。刚下到谷底，在右边的沟里，便开始出现一片沙棘林，沙棘林好像喜欢聚群而居，每棵大约二三十厘米粗，密密麻麻，一望无际，这足以令我们惊呼和啧啧称奇了。据历史考证，这片沙棘林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枝繁叶茂，虬枝伸张，造型怪异，千姿百态，一棵就像一个盆景。据当地藏民说，这里的沙棘林有800多亩。沙棘林最高约15米，树径最细者也在60厘米以上，最粗4.5米，需要两三人手拉手才能合围，令人叹为观止。

天空碧蓝如洗，清洁透彻。朵朵白云，雪白刺眼。棵棵沙棘，遒劲沧桑，尽显原始朴拙之美。虽说都是上千年的树龄，却郁郁葱葱，葳蕤茂盛，尽情显露着生命张力和勃勃生机。煦暖的阳光，透过枝丫绿叶间的缝隙，斑驳地散落在地上。绿草如茵，细软如毯，清爽空灵，十分养眼。竞相盛开的野花，悠然自得的牛羊，相得益彰。几匹徜徉其间的枣红色骏马，好像T型台上尽情展示婀娜身姿的模特。

站在树下林间，深深呼吸古沙棘林吐纳的灵气，细细欣赏一棵棵错落有致的沙棘。那雄壮中枯的树干，树干上突起的树瘤，伸向天空龙爪似的枝条，古朴典雅的树冠……显示着古沙棘的厚重和沧桑，好像来到了千年前的王国，仿佛听到了战马嘶嘶、鼓角争鸣。

千年古沙棘林，是西藏先民灵魂栖息的地方吗？

乐不够的“勒布沟”

翻过波拉山口，山高路陡，蜿蜒曲折，云雾缭绕。绿色植被从无到有，从稀疏开始茂密。路面坑洼不平，泥泞不堪，感觉五脏六腑被甩来甩去。两侧山高路窄，地势险要，峰峦重叠，行云飞瀑，这些瀑布在崇山峻岭、茫茫林海的衬映下，若隐若现，恍若仙女的飘带，使这个天然画廊充满了灵气。

勒布，藏语意为“好的地方”，距市区西南约40公里，平均海拔2400多米，沟里分布贡日乡、吉巴乡、麻玛乡、勒乡四个门巴族民族乡，现有人口680人，90%为门巴族群众。勒布沟是我国门巴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门巴”，藏语意为“居住在门隅的人”。沟中原始森林区面积达36万亩，原生态物种达140多种，气候宜人，葱茏翠绿，山川秀美，堪称高原上的天然植物宝库和野生动物乐园。

勒乡是整个勒布沟的中心，一片平坦的谷地是勒布沟最宽阔的地方。田畴交错，水草丰美，门巴民居星罗棋布，点缀掩映其中。

峰回路转，路伴江行，江水滔滔，林木葱茏，除了偶见的石桥、茶场或散落的房屋，很难觅到人文的痕迹，使人好像真的来到深不可测的原始密林中。

勒村，是勒布沟最外的一个村子。令人惊喜的是，在这里，巧遇了来自辽宁阜新的蒙古族作家樊青老师，他已经沟里住了三个月，正在创作一部关于仓央嘉措与情歌的长篇小说。樊青说，只有住在沟里，感受门巴族的文化气息，倾听仓央嘉措诗歌的节律，才会产生源源不断的写作灵感和冲动。

勒布沟，乐步谷！勒布沟，乐不够！



诗情画意

远方的风景

(组诗)

□邵光智

胡杨

大漠胡杨举着
千年顽强与沧桑
在阳光与时光的缝隙里舞蹈

看不见一滴水
胡杨和黄沙相濡以沫
我们千里奔波来到树下
看一枚黄叶向一缕风声
解说内心

草原

除了青草就是辽阔
月光洒落性情柔和

我们拥有了铺天盖地的夜色
一把接过草原的宁静
把爱融化成水
洒向草叶或者花朵

海南

吹一吹椰风
身后和北方
那些细密的时光就薄了

大海和沙滩相依
仿佛我们的情感
清澈见底 一尘不染

有一份请柬
像一年一度的雪花
握进手心 暖暖融化

天池

从这里望过去
是一滴晶莹的露
落进群山

越近越清澈
越近越深不可测
碧波像天上的云朵

我在千里之外的想象里
看天池 看我们的倒影
依恋在透明的水里

月牙泉

月色举头可望
月牙泉相隔万水千山
我们从拥挤的时光里
找一点缝隙
落脚在牙尖

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是一个高度
一个离蓝天最近的驿站
一条路在脚下蜿蜒
每一波崎岖都是亮点

我们去旅行
欢乐和幸福已从脚下积攒
铺向喜马拉雅峰巅

青藏高原

冈底斯山唐古拉山做成的筋骨
血脉淌成长江黄河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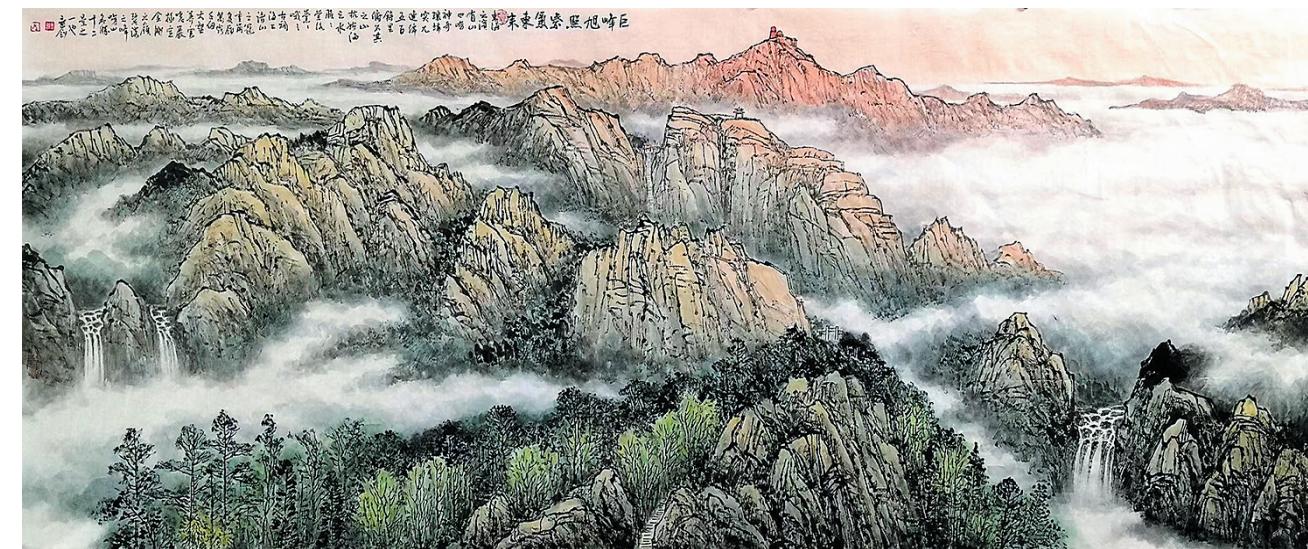
我们去把骨骼磨硬柔情泡软
站在世界屋脊呼喊
一声天上 一声人间

泸沽湖

泸沽湖水深藏着浪漫与神秘
山色披着鸟语隐居在风情里

水草中捞民歌噪音潮湿
山道上来采诗情飘向天际

阳光下旁如无人
月色里草木尽知



■《巨峰旭照》 左垂钊



父亲的衰老

□大梁

感受到父亲的衰老几乎是在一瞬间——当他开始当面驳斥我训孩子的时候。事情的起因是孩子在学校测评没得满分，回家后，孩子妈妈跟孩子一起找问题查原因。本来预想的是心平气和、母慈子爱，不想孩子首先爆发，或许是没考好，心里本来就压抑；也或者性子倔，像小时候的我。总之是孩子先动了怒，还梗着脖子打了妈妈一下。虽可想是无心之举，却不幸触了逆鳞。问题从简单的学习态度上升到了家庭教养。

听见不和谐“声音”，我也赶忙参与其中。学习态度问题可以引导，但教养出现问题那就是“子不教，父之过”了。作为惩戒，我收着劲象征性在孩子屁股上打了几下，一是惩罚她的错误举动，二是告诉她事情的严重性，再也是为孩子妈妈撑腰，以表示在管教孩子方面的战线统一。

母亲向来开明，对于孩子管教采取不宠溺的大方针。因为父亲鲜少说话，所以，我们也就默认他也是这样的态度。但我们却错了。眼看我夫妻二人齐上阵，父亲终于坐不住了，从屋子里夺门而出，厉声说道：“孩子这么听话，你们不要太过分。”此言一出，我们全都愣在当下。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感觉父亲老了。

在我的意识里，“热拌凉”类似于早些年的大杂烩。儿子娶亲，闺女出嫁，家中添丁，亲朋好友登门祝贺。主人倾其所有，热情招待。等到客人散去，吃剩的热菜、凉菜，包括菜汤什么的，一股脑地搅成了大杂烩。那时人们肚子里缺油水，偶尔吃上一碗大杂烩，简直就是一种奢侈。一碗端在手，吃得那叫个认真和结实，连碗底都舔得溜光。大杂烩里并没有多少“硬货”，好“东西”早让客人吃光了。我始终认为，大杂烩就是“热拌凉”的雏形，但当时无“热拌凉”的叫法。他人不以为然，我则极力辩解：“热拌凉”就是几种菜的调和，大杂烩里品种少点罢了。有人提出“热合菜”和“热拌凉”的关系，我笑他们牵强附会，“热合菜”比这差远了。

“热拌凉”出现于民间，由民间人士精心制作，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最早产生于何地，制作人姓甚名谁，起先并无明确答案。所谓的专家学者左考右论证，喋喋不休、唇枪舌剑，也没争论出个所以然。本土作家杜法好擅长民俗研究，多方调查，纠正了部分谬误。他的结论是“热拌凉”至少有五六十年历史，最早出现在南村，制作人为厨师张克全。他在饭店从业多年，厨艺高超。在师傅的指导下，琢磨出了这道新菜。此菜具有农家风味，开全镇餐饮业先河。张克全打破常规，精心向徒弟传授厨艺。他的徒弟张子田成为第二代传承人，“热拌凉”的做法得以改进。

关于“热拌凉”，民间有个故事。传说赵匡胤当年路过平度，因舟车劳顿、水土不服，导致食欲不振、身体不适，只好在农户家休养。农户家里很穷，没啥东西可吃。农妇突发奇想，将芥菜、香椿、葱末和食盐调和，滴了几滴香油，端给赵匡胤。“吃了甜如蜜，饱了蜜不甜”，赵匡胤闻到这菜味，胃口大开，几日后果身体康复。农妇做的菜平添了几分神秘，“热拌凉”名声大震。故事是人编造的，“热拌凉”得到众人青睐却是真的。

南村饭店和旅馆多，在此落脚的客商，进店必说“尝尝热拌凉”，食后纷纷称好。张克全博采众长，厨艺日趋精湛，“热拌凉”愈发叫座，有时竟供不应求。“热拌凉”可谓平度大小饭店的招牌菜，只要说“来盘不用尝”，厨师立马心领神会。

父亲的形象也跟以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天“发言”事件后，我仔细打量过父亲，因为剃了短发的原因，他的白发似

乎看不到太多，但若仔细辨别，也已几近霜白。前些年，父亲因为胆囊炎和糖尿病，身体日渐消瘦。人一旦瘦下来，紧接着就弱不禁风，身子缺了支撑，也往大地的方向佝偻，像成熟的稻穗，弯腰向泥土报以感恩。

纵然如此，我也很难把父亲划入老年人的行列。毕竟，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形象总是硬朗的存在。当年，他穿着铁鞋爬电线杆架线，引得村里人纷纷仰视注目；他骑着偏三轮摩托在村庄里驰骋，我和小伙伴在后面追着跑。父亲停下车，把我抱进“偏三轮”的斗里，引得小伙伴们羡慕地围观。印象中的父亲是高大的、坚硬的、力大无穷的，与现在那个瘦弱的、柔软的、皱巴巴的父亲形象反差强烈。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孩子还小，妻子和我都得上班，母亲在岛城帮忙照看，父亲还未退休，只能只身一人在老家，独守着空荡荡的房子。那几年，父亲老得很快，本来话就不多，后来变得更少了。大约每过个把月，我们便返乡一次，过完周末再返回。每次回来前，父亲都会早早去市场，购置一大堆的蔬菜，赶在我们回家前，做上满满一桌子菜，见到小孙女，那张张冰冷的脸便会瞬间融化，绽放开慈爱的笑容。父亲腰不好，抱不得重物，但抱小孙女除外。那二十多斤的“大肉团”，抱一会儿胳膊就酸，父亲却放不下，简直要时刻挂在身上。

也是从有了孩子起，父亲对我也转变了态度。也许在他的观念中，一个男人只有当了父亲，才算是成熟。于是也会破天荒地跟我探讨国际局势、社会发展，甚至他们单位发生的工作琐事。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离别时，父亲依依不舍地把小孙女抱上车，然后再从地下室把提前准备好的一大堆新鲜蔬菜塞满车的后备厢。挥手告别时，小孙女会懂事地跟爷爷说再见。车子走远，我从后视镜看到父亲转过身去抹眼泪。母亲看见了，也跟着红了眼眶。母亲说：“你看看，你爸这就是老了。”

转眼到了孩子上学的年龄，我和妻子慎重商讨后，把孩子转回老家上学。妻子随迁，负责指导学习，爷爷和奶奶负责饮食起居，我则两地往返，肩挑两头。父亲被分配了任务，负责接送孙女上下学。每天骑着电动车，载着小孙女，穿城过巷，乐此不疲。我有一回主动请缨，要去接孩子，父亲竟连打三遍电话嘱咐：“别忘了时间，提前去门口等着，电动车停对面最好，接孩子的车很多，但学校对面车子少。记得给她戴上头盔，老师要求的，也能挡挡风。”母亲说：“你爸当年对你也没这么细心过。”于是，我不得不接受，父亲的确老了，经年的岁月打磨掉了他青春的棱角，揉碎在风中的白色浸染了青丝，他终于把握住了大半辈子的坚硬放下了，转而又捡拾起一段崭新的柔软，把瘦削的骨头化作更加深沉的爱，沉默而温婉地慢慢流淌。